

倪众新 著



别这样， 就这样



作家出版社

何志毅 著



别这样，

就这样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倪众新 / 著

别这样，

就这样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沙金文学丛书/孙汝春主编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03. 10

ISBN7-5063-2580-2

I. 别… II. 倪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1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1175 号

别这样,就这样

作者:倪众新

责任编辑:罗静雯

装帧设计:辛建峰 李彦生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100026

电话传真:86-10-65930756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>

印刷:北京永生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字数:290 千

印张:11.5

印数:001-3000

版次:2003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5063-2580-2/I. 2564

定价:22.00 元(全套定价 120.00 元)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第一章 朴素

0

我逗留在秋天，自惭形秽的作一片自首的落叶，顺着地上的引力坠了下去，缓缓的！没有加速度，没有弧线，没有缓冲，没有汗水，没有硕果，只有瑟瑟袭人的秋风，是在诚心诚意的拥抱着我。

我不再怀念上一个春天了，只有悼念，死死的悼念，忠心耿耿的，没有一丝杂念的悼念。

斗转星移，来日方长，下一个春天，你在哪里？我晓得，每一个秋天过度到每一个春天，经历的是每一个冬天，祝愿这个冬天里，不再有广告。

二十岁的我，志气窘迫，坚强燃烧殆尽，收集感慨后残留下来的兴趣，努力亲近笔纸，竭力做到聪颖和感动，来诉说我的生活。我知道在这个世界里，讲性情还是主流，我洋洋洒洒，罗哩罗嗦，撇下了这么多字，没什么标新立异，别出心裁的地方。但至少，这份兴冲冲的动机，绝非伪善，它是纯良的。

当今时下流行的东西，活出来快活，写出来多少有些丑陋。我竭力避开这些——尽力朝着那些朴素的欲望，明媚的朝气，困顿的现实，阔步迈去，也许结果不够实话实说，不算栩栩如生。可故事讲完了，释怀

了,一吐为快了,自己因此舒畅了,尽兴了,愉悦了,也就足以。

我成长在八九十年代,不像父母那样生在一个蹉跎岁月里,所以我的故事一定是要贴上浮躁的标签。我在这个浩大的世界里急促的喘息着,唯一嗅到的,便是浮躁。

1

“当!!”一阵催债似的敲门声,把我狠狠的叫醒。我睁开惺忪的睡眼,拖着鞋子去开门,听着敲门的节奏,我猜到了是谁。

“你白菜呀!一大早就来吵我!”我开了门,骂道。

可心笑嘻嘻的进了门,耳头里塞着耳机,连哼带比画着。那身衣服,在他那个圈子里,近乎统一的像校服,那些电视里玩说唱的黑人,穿些什么,他们便效仿打扮。宽松的类似睡衣的外套,肥肥的略显拖沓的裤子。冗长的大裤裆,弄得自己像个大号侏儒。我奶奶管这种衣服叫面口袋装,我时常疑问,可心在上厕所时,要使多大的劲,才不至于尿到裤子上。

可心四下转悠,说:“哎!倪众!就你一个?你爷爷奶奶呢?”

“不知道!买菜去了吧!”我边在厕所撒尿边说。(我的学校在奶奶家附近,大多时候我住此处)。

可心打开电视拨到音乐台,一个厚嘴唇,宽鼻翅,田埂发型的黑人,说着异国快板,不知所云。

“找我干嘛?”我问。

“没事,就是挺想你的!”

“哦!那就慢慢想吧!”

“哎!我新刻了一张‘哈狗帮’,挺棒的!”

“哦!那就慢慢‘挺’吧!哎呀!你打鸡血了,还是要发情?不听这个!赶紧换频道,看看《焦点访谈》!”说着,我强行夺过遥控器。

可心没与我争,径直走向厨房,煮方便面去了。我倚在沙发上,点燃了根烟,《焦点访谈》正报道一个大贪污犯的犯罪史实,令人憎恨的咬牙切齿。半晌无言,可心粗鲁的喝汤声,是与我唯一的交流。片刻过

去，他风卷残余的把桌上的饼干，也扫荡得一干二净。吃罢后，他起身到镜子前，精细的维护起发型，嘴上惬意的笑着。

“你昨晚又去‘威克丝’了？”我问。（“威克丝”是可心常去的迪厅）。

“是呀！”他抿嘴笑着扔掉梳子，说：“哎呀！走！喝酒去，我请客！”

“喝酒？庆祝什么？你怎么了？”

“我不告诉你！”说着，他像欲上厕所的人憋了好久，终于心花怒放的大笑起来。

“又是一夜情？”

“嗯！！”他快速的点头，活脱一个考了百分的孩子，潇洒的回答家长的提问。

“看你今天这么高兴，这回一定搞的很酣畅淋漓？”

“嗯！头一次这样！”

异样的举动令人好奇，我开始洗淑，穿衣，同他出门上了街。说实话，可心的事，我有兴趣，尚算浓厚吧，但并不急切，就像你在放学铃声欲响的课上，哪怕腹中再饥饿，也绝不会推敲琢磨食堂的菜谱。

2

三月底的清晨，到处徜徉着暖融融的光彩。光彩放纵、恣意，让我无病呻吟的感叹，眼前运动着的一切，好像循序渐进，垂帘下一种虚伪的面纱。匆匆游动的人们，在眼睛背后的那颗心，哪个热乎乎、哪个冷冰冰，谁知道？有些人的心，还是要眼睛去左右，去遥控。

不一会，我俩来到“阿甘”饭馆，饭馆门口摆着早点摊子，一段软软，短短，白白的面团，在油锅中滚动稍顷，便膨胀的金灿灿。父母在我童年时分道扬镳，后我跟父亲一起生活。父亲工作匆忙，无暇顾及我，我常常要自己解决温饱问题，油条这东西，在我记忆中，烙印之深，刻骨铭心。

坐稳后，徐姐上前招呼道：“呦！难得这么早见到你俩，又到哪玩去了？”

时常光顾，我们和这里的老板，一来二往混熟，关系要好。可心现

在的生存状态,就是老板年轻时的蓝本。这里灶上的厨师、服务的小姐,我们也是熟识的。

可心傻笑说:“徐姐!你新做头发了吗?”

“没有呀!倒是刚刚洗过!怎么了?”

“我觉得你今天特漂亮!”

“呵呵!谢谢!”

我抢话说:“徐姐!您先给拿两瓶啤酒,厨房现在还没起火呢吧?”

“太早了,还没有!”

“哦!冰箱有什么剩的凉菜,你给拿点吧!”

“嗯!我给你看看去!等会就来!”

.....

“你快说啊!和谁?怎么样?在哪?谁主动的?”我犹如一挺机关枪,扫射的盘问向可心。

可心咽下口酒,笑着不语。

“你为什么这样?这种事又不是第一次!很好看吗?”

“一般吧!”

“那到底有什么特别的?”

“哎呀!无法弄呀!”

“无法弄”是可心的口头禅。也不知道是谁开创的,他们那个圈子里的人,稍些正统的词汇,口中匮乏,充斥的都是诸如“无法弄”之类的词汇。这个词是他们每次情到高涨处,心中感慨万千有所要宣泄时,必说的。他们在一起,更是要常用这个词,来倾诉各自的内心独白。就像地上的蚂蚁,彼此用触角表达着来龙去脉一样。

“你快说!别给我卖关子!”我追问。

“是个外国人,金发碧眼的!”

“啊?”我惊讶道。

可心得意的笑着。

“真的?”

“嗯!是呀!骗你干嘛?”

“呵呵!你是第一次跨洋作战吧?”

“嗯！”

“感慨颇多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那你慢慢说吧，别激动！战场在哪开辟的？”

“在我家另一套房子那！你知道最后发生了什么事？让我害怕的差点尿裤子！”

“不知道！不会是收尾的时候，你爸闪亮登场了吧？”

可心瞪大眼睛，神色恐惧的说：“是呀！你怎么知道？真的让我爸给撞上了！无法弄！吓死我了！”

“哈哈！”

可心夸张的表情，让我看出他的心有余悸。那幅画面足在我的遐想范畴之内，令尊见了那有伤风化的场景，匪夷所思后的怒发冲冠，已经活灵活现的浮现在我眼前。

就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，可心眉飞色舞的描述昨晚发生的全过程。讲他怎样用那拙劣的中国式英语，和那个外国女人交流，讲那个女人身上的纹身是怎样，等等那个女人，如何区别于其他华夏淑女。讲到情趣处，让我也忍俊不禁，喝彩道：“可心！你真无法弄！”

其实过程也无太大特殊，情节可心重蹈覆辙多次，特别的，惟有这次姑娘是个外国人罢了。

可心长的很帅，有点像刮起一阵寒流的“H蛋T”里面，最受小孩们青睐的那个成员。俊朗的身材，帅气的脸庞，眼睛不深究的看，有些深邃。他虽不具备甜嘴油舌，但一样吸引着所有的雌性动物，他的女朋友，有过一个排吧。一夜情这种事，司空见惯。可心是个混子，不上学，不工作，在望京这片，在他那个混子的圈子里，赫赫威名，混得很开。众人眼里，他是流氓，痞子，社会渣子。同类眼里，他是老大，偶像，情场高手。别看头衔这么多，在我眼里，他不过是个兄弟。我俩是发小，住在一个大院，还沾亲带故，我叔和他姨是一家子。

不知不觉，我已喝近两瓶，可心喝足四瓶。我点燃了根烟，不想喝下去了。经历又不是我的，再如何融会贯通的了解，也理解不到那份欣

喜的狂热。

可心问:“倪众!你说我老这样,是不是很坏?”,话语中,有着清醒时携带不出的诚恳。

相近的时间,相近的地点,相近的提问,我听过好几次,我的回答也是一样的相近。

“也没有什么现成的规章制度,来对你区分好坏,只要你觉得精神轻松,身体不累,就这样继续随心所欲吧!难道你累了?”

可心摇了摇头,又问:“那我这样是不是很……那个词怎么说来着?”

“颓废?”

“对!颓废!”

“我觉得不是!”

“总不能是朝气吧!”

“当然也不是了!嗯……就算是不伦不类的朝气吧!”

“不伦不类的朝气?我听不懂!什么意思?”

“解释起来很复杂,笼统的说你都听不懂,细致说,会令你更晕头转向的!”

“哈哈!你喝醉了吧!算了!别跟我上大课了,别忘了,你也不是什么好鸟!”可心说着,伸手指向桌上的啤酒瓶,口中持续念叨:“如果我是这个啤酒瓶,那你就是那个空瓶子!”

“白菜!耍什么酒疯,我不会是那教人误入歧途的啤酒,我是它旁边的那瓶老陈醋,有益身体健康,可以软化血管,防止动脉硬化的!”

“切!装什么大尾巴狼呀,你就不是什么好鸟!”

本想陪他下去,只是我已和林婷有了约会。时间将至,所以我不得不诱导可心作个总结性陈词,然后和他暂别。

“好了!这次你到底是是个什么样的感觉?像电视里的《实话实说》那样,一句话!”

可心咽下口酒,说:“像看A片似的!”

3

没坐几站地，我就到了中湖公园门口，这里是我和林婷相识，日后又经常相约的地方，离各自家都不远。我俩的相识，简单朴素，没什么亮丽的开端，没什么致命的邂逅，没什么英雄救美的煽情。只是平淡的眉来眼去，只是我粗俗的表白，只是她浅笑不语。交往是短短的六个月，像大多对恋爱还心存仰慕的年轻人一样，六个月里我们不断的说话，不断的出于好奇去了解对方。其中的对白，我的调侃占了大半。那些调情的话，诸多也是我在无话可说后的闲言碎语罢了。

林婷是个温柔、善良的女孩，我断断续续把她了解的通通透透。至于反过来，她总是这样说：“对于你，我大概也只摸索出个轮廓吧！”

林婷在联大学计算机，学习一般，也固然是比我要好的。她的形相，能否上挂历，文字表述苍白，我说了也不算，反正她那白皙的皮肤，是最让我情有独终的。值得一提，林婷跟她妈妈信了基督教。在不长的交往中，她的大多话题，围绕着信仰。她怂恿我，招安我，归顺她的组织，可当她明晰我确实是无药可救的，便也不再谈及了。她信的很虔诚，甚至令人感动，她说她每晚就寝前，都会向她心中所谓的神明去祷告，倾诉。

我是赞同林婷的行为，面对纷杂的生活，人是软弱的，有所寄托，有所憧憬，也就有了寻求安抚精神，让其平安、豁达的方针。

没一会，林婷也到了。每次约会，她从不姗姗来迟，有时还会耐心等待迟到的我。事后的那些怨言，也都能让我的几句哄骗，打发平静。

林婷双脚刚落地，就笑着小跑过来。她的长发在跑动中飘扬，朴素的阳光抚摸着，镀上一种火热的颜色。

“真难得你今天没睡懒觉，来得还挺早嘛！”林婷上气不接下气的说。

“我也刚到！今天我们去哪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！你说呢？”

·别这样,就这样·

“我随便,听领导的,你决定吧!”

“嗯……那陪我逛街吧?”

我皱了皱眉,说:“你又要买什么?”

“其实也没什么想买的,就瞎逛呗!好吗?”

“哦!”

4

朴素的阳光营造出分外轻松的氛围,五彩斑斓的世界里,太阳的颜色最美,最有诗情画意!

我和林婷像两条吃饱了的观赏鱼,漫无目的游荡在东四大街上。我们牵着手,看这看那,说这说那,一切都是散漫的,我却感受到,没有充实理由的充实。整条街犹如一个大鱼缸,四下环视,周围都是吃饱了的观赏鱼。

林婷在五颜六色的衣服包围中,挑来挑去,发掘着心仪的款式,并且还频繁转头征求我的意见。

我坚定认为,给一个人形相打分,衣服不是绚丽的尺度,它所起的作用,轻浮的。往往还有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发生:当你忍痛花费买了一件衣服,刚刚穿戴整齐,便迅速发现,这件衣服,张三穿,李四套,王五的刚洗未干。

每一件衣服的标价,在我看来,都是昂贵,因此我虚晃的发表出上述意见。

林婷反驳道:“张三、李四、王五都有,说明这件衣服是流行的,我要是不买,那多老土呀!”

“人云亦云!你就这么没个性的活着,真幼稚!”

“我就喜欢踩着别人的脚印走路,要你管!”

“我只是好心劝戒你,要么就不买,要买就买穿出来能展现自我风采的衣服,瞧刚才被你手碰到的那几件,你就这审美眼光呀!俗不可耐!”

“对呀！我的审美是很差，所以才有问题的看上了你嘛！”

“我们是在说衣服，你以为扯上我就能阻止我讲真心话吗？休想！我再重申一遍，你的选择无可厚非的证明了你的缺陷！”

“真心话？切！我还不清楚你的底细！”林婷瞪我一眼，放低声音说：“铁公鸡！你别担心！我妈今天刚给了我这月的零花钱，不用你掏一分钱！”

“你……你说哪去了！我……我怎么会这样想呢！真的！世界上要是真有一件衣服，穿上后，就能立竿见影的让你增色漂亮，我砸锅卖铁也要……”

“行了！收起你的鬼把戏吧！哼！你说的轻巧，哪有卖为个人量身设计的衣服啊？”

“所以我的意思就是，别花这么多钱买现成的，年轻人要养成节省的好习惯嘛！我们去扯块花布，找个裁缝，然后……”

“你贫不贫呀！我又不是‘皇帝’，没必要穿‘新装’！”

“可我倒是很想看你穿‘皇帝的新装’，那一定非常……”

林婷呵斥道：“流氓！你闭嘴！”

“警察！我听命！”

……

林婷拿出一件绿色带白条的毛衣，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不好说！但我想，你穿上一定比邮筒好看！”

林婷撇了撇嘴，放下，又拿起一件黄、绿、红毛线混乱编织的毛衣，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说不好！嗯……不过我闻到了菜肴的味道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鱼香肉丝！”

林婷瞟了我一眼，面无表情。

我察言观色到服务小姐有些厌烦，所以林婷在问到下一件时，我说：“嗯！这件还可以！”

林婷就此爽快的请小姐开票，并马上进了更衣室，出来后，她把换下的衣服默声递给我，径直走向收银台。

林婷穿着那件粉红色的紧身薄毛衣,同我走上了大街。其实她选的这件衣服的确挺好看,像玉渊潭公园,那一团团紧簇盛开的樱花颜色。

美丽的评价是无标准的,核心是要看评判者是谁,此时我眼中的林婷,光彩照人。

5

走着走着,我欲牵林婷的手,她却把手一甩,说:“你真不敬业!”

“我怎么了?”

“你还好意思问,你说你怎么了?”

“我挺好的呀!”

“你就这么不愿意陪我买衣服?”

“嗯!回答正确!加十分!”我应道。已经有几次了,我陪林婷买衣服,都是如此心不在焉。

她见我没表示,更加气了,撅着小嘴,眼看前方,步伐疾快,甩开了有两米远。

我俩一前一后,走了百米,我急走两步,追上说:“你生气了吗?”

她不语。

“我错了!你原谅我吧,好吗?”我低声下气的说。我晓得林婷是不会真生气的,但调情时说出的话,就像是在念台词。恋爱的人犹如在演话剧,经久不衰的台词,不厌其烦的重复再重复。

“哼!说说就行呀!”

“那你到底想怎么惩罚我?你才甘心!”

“哼!我可不费脑子想这个,你自己主动反省吧,看看怎么表示?”

“那你总应给个提示,诱导一下吧!做检查,我不太擅长!”

“哼!”

“别老哼了,小猪!”

“哼!”

“嗯……”我装作若有所思说：“要不我给你点实惠的吧？管饱！”

“想请我吃什么？”

“不是呀！”

“那是？”

“我想以身相许，让你随便咬！”

“呵呵！就你！还不把我给撑死了！”林婷绷了好久的弦终于迸开了，扫了我一眼，抿嘴笑着说：“做梦！”

不一会，林婷把手伸到我的掌上，嫩嫩的，软软的，小小的。

午饭我们也是在游荡中进餐的，简单，林婷没有一丝的抱怨。我们在一起，像是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竹林里，嚣张之极的金钱，在我俩之间寻不到一点作祟的缝隙。当然，没有人可以在竹林里耗到海枯石烂，满眼的青翠，太单调了，绿色素所提供的养分，也是失衡的。

6

我们在一家电脑专卖店，又一次驻足。我夸夸其谈着两台不同配置电脑，性能差别，林婷则像个门外汉，似明白似糊涂的听着。

“你还是学计算机的呢？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呀！白菜！”我嘲笑道。

林婷本是聆听状的脸，迅速愤然回嘴说：“谁说我不知道，我是在考你！我白菜，你还萝卜呢！”

“哦！了解！”

“了解什么？”

“虽然都是蔬菜，不过我们还是有差别的！你多娇贵呀，要在暖棚里生长！我这么低贱，随便哪块野地里，歪扭的瞎长就可以了！”我没深究，哄她道。

“呵呵！这还差不多！”

过了会，林婷问：“倪众！白菜是什么意思呀？”

“白菜就是白痴，菜鸟的合成词，文言文，我独创的！用来口诛笔伐，很生动又很深刻吧？”

“切！也就留着批判你自己吧！嗯……那你觉得我是不是真的有点笨？”

“不是！”

“那是？”

“是非常的笨！”

“去死！”

……

现在这个时代，学什么还能再忠于职守的吆喝什么，已是件很难得的事情了。

朴素的阳光缓缓暗淡，鱼缸里的观赏鱼也渐渐稀疏。大多还在簇拥的，是要继续着夜里又一个妩媚的生活，皎洁的月光会记录下一切形形色色的快活。

“你不着急回家吃饭呀？你又不怕你老娘说你了？”我问。

“不怕！今天我爸妈一块出去办事了，晚上不回来，我晚回去也没事！”

“啊？你说你家今天晚上没……没人？”我特意把没人二字拉长。

“嗯！是呀！倪众！你有什么想法吗？”

我欲说什么，可还没组织妥当，或说，我的怦然心动还没归纳清楚，一大套陈词滥调，劈头盖脸朝我洗礼来，她说：“你想什么，我知道！告诉你，做梦！我不是你想的那种……”

我正想张嘴，标榜自己也是如何喜悦的，专注的讲灵魂时，我的手机响了。

“喂！谁呀？”

“我！”

“你哪庙的？”

“滚！我是你大哥！”

“我大哥多了！各个都说是我大哥！谁？”

“介冬！”

“哦！是你呀！这个电话号码哪的？我没见过！”

“我妈办公室的，你在哪呢？”

“街上！找我干嘛？”

“快回来！有事！快点吧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回来就知道了！”

“嗯！知道了！”

在林婷归家的车站上，我说：“你晚回去，我也不放心！现在就马上回家吧！到家了给我打个电话，夜里因想我失眠，也可以给我打电话！我为你专门开通了热线，时刻恭候，敬请骚扰！”

“呵呵！那你就等着吧！等到脚底下长蘑菇，等到头上结蜘蛛网！”

7

介冬，可心和我，是从小光着屁股玩大的，我们一起用那些质朴的游戏和爽朗的笑声，谱写着一生惟独的童年时光，无忧无虑，多姿多彩。

我记得，我们常常结伴去隔壁的村子偷萝卜，有一回，我正蹲在地上数萝卜，猛然抬头，看见可心和介冬正冲刺般向家跑去。等醒过味来时，我已被生产大队的人缉拿住了。不知道是我身无分文，还是我凄惨的哭声感动了那两位大爷，审问了半天，他们就宽饶，释放了我。孩提时，就有如此惊险的刺激，像有杯酒垫了底，日后岁月，再辛辣的，也会比较容易适应些。

但人不可能永远驻足在，你可能是应接不暇，或是游刃有余的时间段里。小孩是要成长的，大人是要衰老的，所有人都更改着时差，转变着作息。经过一个经久永恒的定理——付出等于回报，时之今日，在即要踏入纷杂的社会，我们三个便已分出三六九等。介冬天资聪颖，学习勤奋刻苦，现在就读“北京医科大学”，为更高的台阶努力着。可心也许客观造就，也许天性必然，现在也是在有张有弛的厮混着。而我，则是在他俩状态间，承上启下的游离着，衡量一下，应该偏离介冬更远些，或许对我的界定应该这么说，我是在努力的厮混着。

我直接来到介冬家，开门的就是介冬。小时候，介冬整日满院子的疯跑，从不正点回家吃饭，瘦的像根马竿。近些年，他的兴趣着重在了